

FAREWELL AUSTRALIA

别了！ 澳大利亚

——一个留学少年的讲述

李清曦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别了！ 澳大利亚

FAREWELL AUSTRALIA

——一个留学少年的讲述

李清曦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别了! 澳大利亚: 一个留学少年的讲述 / 李清曦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6
ISBN 7-80713-301-5

I. 别...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4176 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特邀编辑 张 杰

题 图 占 筠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042 8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ccb@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5 × 228 毫米

21 印张 28 幅图 2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7000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前面的话

北半球的冬天，正是南半球的夏天，在又一个冬天降临的时候，我再一次回忆起在澳大利亚度过的最后的夏天——19岁的我，正在为打赢一场官司而顶着烈日奔波在悉尼的大街上……

为了留住正在逐渐消失的记忆，我把两年多的留学生涯记录下来了。我写的都是真人真事。我不会虚构，也不想隐瞒。

在大多数向往西方生活的少男少女的想象中，国外就是世外桃源，无论在国内学习成绩好坏，无论在家里生活状况如何，似乎只要一出国，就必定有个美好的前途。不知算有幸还是不幸，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位。

真实的海外留学生活究竟什么样呢？相信每一个留学生都会有自己的复杂难言的感受。这样说吧：无论所在国是怎样的发达，你，一个中国孩子的留学生活，决不是那么美好和轻松，甚至是恰恰相反！

我在澳大利亚两年零两个月的生活里，经历过坎坷，包括经常食不果腹、被骗传销，直至因缺课太多而陷入被澳大利亚“驱逐出境”的窘境。我迷失过，心理几乎崩溃，幸好在父母和澳洲的几位长辈的帮助下，在一帮好朋友的关照下，才走出了困境。

因为他们，我的澳洲留学生活才变得有意义。如果没有他们，我的澳洲留学生涯将是一段毫无光彩的光阴。我欠他

们的太多太多，已经无法偿还。因此，每当想到这些，便不禁悲从中来。

现在，我回来了。但不是学成归来的“海龟”（海归），而是名副其实的“海带”（海待）——从海外没学成就归来的待业青年。当初出国时，父母为我准备了好多好多的生活和学习用品，可当我回国时，只拉了一只不大的箱子就走出了青岛流亭机场。前来接机的老爸和老妈一个劲儿追着我问：“就这一个箱子了？”我麻木地点了点头。我把大部分财物和比财物更宝贵的两年多的青春年华，都扔在了异国他邦。

我只是把我的亲历如实地写出来了。但愿会对有些想出国的弟弟、妹妹们和他们的家长们有所启示。

写这本书，也算对在我留学生涯中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作个交代，感谢你们，我的朋友们！最感谢的，当然是我的父母。所以，最后，我要郑重地道一句：“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李清曦

2005年11月26日

目 录

“海带”上岸

- 3/ 我回来了
- 8/ 郁闷的回归
- 11/ 缓慢的觉醒

梦开始的地方

- 17/ 离别
- 19/ 美丽的 Australia
- 24/ 我的第一个房东
- 29/ 城市列车
- 32/ 第一天购物
- 34/ 老阿姨的交代
- 36/ 父亲的生日
- 38/ 在别人家过自己的日子
- 42/ 初尝“雪梨”
- 45/ 澳币种种
- 46/ 在澳洲打电话
- 48/ 拎着铁锅走南北
- 50/ 法治社会与“鬼佬”

理想与现实

- 55/ 顺利通过入学考试（上）

59/ 顺利通过入学考试（下）

62/ 令人失望的语言学院

65/ 和房东成了朋友

67/ 第一次搬家

70/ 室友与新房东

73/ 李威哥和朋友们

76/ 领到了打工签证

77/ 校园内外

81/ 我从语言学校毕业了

83/ 房东内战（一）

87/ 房东内战（二）

92/ 远离“战争”

95/ 被骗传销

高中生活

103/ 昂贵的高中

105/ 老师、作业和测评

107/ 三次演讲，我得了高分

111/ 其他课程

114/ 美丽的卧龙岗

116/ 护花使者

118/ 高中第一学期结束

120/ 第二次搬家

122/ 海外过中秋

124/ 周哥和刘姐

128/ 我遇到的上海人

130/ 体会英语

132/ 课外看悉尼

135/ 高中毕业了

迷 失

- 141/ 错误的选择
- 144/ 练起跆拳道
- 147/ 在黄惟群叔叔家过年
- 150/ 日子越过越邈远
- 153/ 搬到了卧龙岗
- 155/ 坠落
- 158/ 自作自受

爸爸来了

- 163/ 爸爸来了
- 166/ 深夜卧谈
- 168/ 黄叔叔请客，梁大侠光临
- 171/ 做客黄家
- 173/ 带爸爸回卧龙岗
- 178/ 再一次与爸爸拥抱

厄运突降

- 183/ 厄运突降
- 188/ 紧急自救
- 193/ 朋友帮我编故事
- 195/ 有病乱求医
- 198/ 诊断书!
- 200/ 爸爸终于知道了
- 202/ 没钱打通关节
- 204/ Andy 回国了

地狱里的挣扎

- 209/ 冷酷的宣判
- 214/ 一切都结束了么?

- 217/ 是什么殃及了我？
220/ “天塌下来有爸爸给你撑着！”
224/ 适得其反的追究
227/ 最后一次搬家
229/ 不做“黑民”
232/ 最后一搏
234/ 律师说：胜算很大
237/ 未遂的转学
240/ 我想休学
243/ 校长也无法拯救我了

“世外桃源”

- 249/ 放任自流
251/ 三人世界
255/ 好友的离去让我怀疑起人生
257/ 在孤独中荒废光阴
259/ 与虫为伴
263/ 醉生梦死
265/ “终审判决”已经逼近
267/ 19岁的我走上法庭

最后的抉择

- 275/ 等待中的痛苦反思
279/ 我，胜诉了！
284/ 刚获全胜，又临深渊
286/ 经济的重担压垮了我
289/ 反省让我认识了自己
296/ 最后的抉择

别了，澳大利亚！

301/ 坦然面对失败也是一种勇气

303/ IELTS（雅思）通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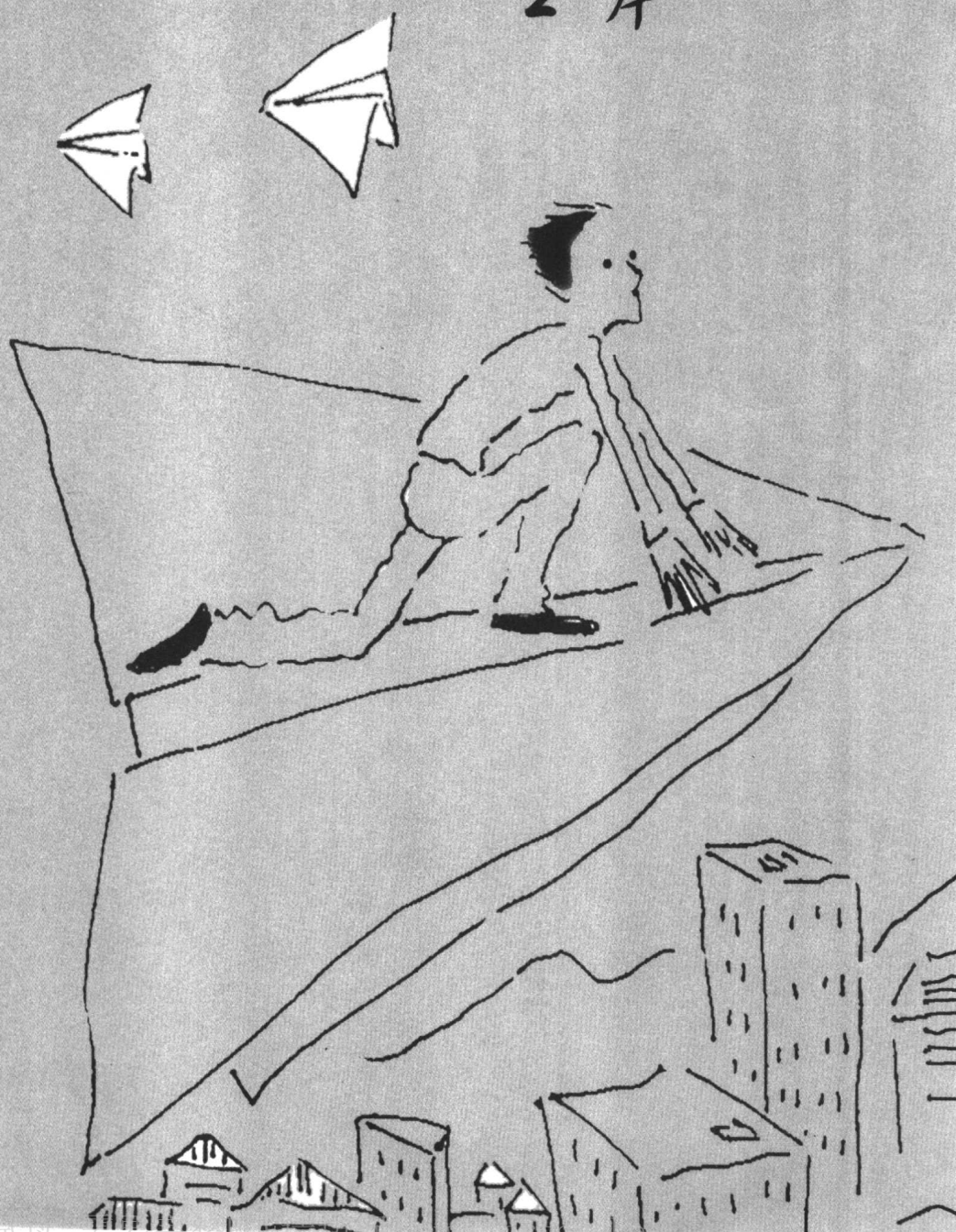
306/ 盘点澳洲生活

313/ 别了，澳大利亚！

321/ 后 记

“海帶”

上岸



我回来了

2004年6月7日凌晨4:50分，我乘坐的大韩航空KE0812航班，降落在了韩国仁川国际机场。

我是从澳大利亚悉尼飞来的，在仁川转机，再飞我的家乡青岛。从2002年4月9日我飞往澳洲大陆，到今天我回国，我已经在国外待了两年零两个月。我不是回家探亲的，我已经结束了在国外的留学生活，再也不回去了。

本来我打算坐日本的“全日空”，从东京转机回青岛，这样可以办理一个商务签证，在日本玩上三天。我从上初中时，就是日本动漫迷。可是，我一是懂日语，二是怕再花父母的钱，最后就选定了韩航，因为这个航班可以让我省钱也省时间——除了机票便宜一些之外，还可以避免在外面多住一宿。悉尼——仁川——青岛，票价为948澳元，在我要回国的那几天里，这还算便宜的。

天还没亮，大厅外面什么也看不到。真是郁闷，我要一直在机场等到8:30分才能登机再飞。

等待很难熬，想睡也睡不着。从6月6日清早起床到现在，我已经24小时没睡觉了。本以为飞机从悉尼起飞以后我会睡一会儿，但在天上根本睡不着，满脑子是对两年生活的回忆，和如何面对父母的焦虑。好不容易捱到了韩国，但转飞青岛还要有四个半小时，我总不能躺在候机厅的椅子上睡觉吧！

现在还不到5:00，机场内部的所有商店都不开门，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和转机的乘客外，再没有其他的人。对了，有一个换外汇的韩国老太太，手里拿着一沓子韩国币和一个计算器，不停地向来来往往的各国乘客打招呼。

仁川机场的候机大厅非常气派，可是我已经没有体力闲逛了。我坐在候

机厅一角，翻看着随身带来的英文小说《Looking For Alibrandi》打发时光。真是惭愧，这本书是一年半以前在澳洲读高中的时候，老师要求读的书，可直到现在我还没读完。

不知不觉窗外的天色渐渐亮了，大脑空白的我，向窗外一瞥，忽然感觉到清晨的天色不够清澈。转念一想，才记起，我已经离开了澳大利亚！我已经习惯了湛蓝的天空和到处都是鲜花的街道。韩国的天是浅蓝色的，和深蓝而又透明的澳洲的天空相比，好像总有一层薄薄的雾。

这时，有两对中国老夫妇坐到了我的旁边。他们是从澳大利亚和我同一班飞机过来的，他们在谈论这次去澳大利亚旅游的感受，说得最多的，是澳洲的生活环境如何的好。

对于中国旅游者来说，第一次去澳大利亚，一定会有很多新鲜的感受。可是对我来说，澳大利亚已经是一个远远地丢在南半球的梦了。这次回国，对我来说，心情极为复杂。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表述我的有些麻木的感觉。

苦苦等到了8:30，终于开始登机了！航班是KE0845。人还真多，登机后发现已经座无虚席！乘客大部分是韩国人。经过在澳洲的两年多的“训练”，同是东亚人，现在我一眼就能大概分辨出中国人和韩国人、日本人。青岛与韩国隔黄海相望，这些年来，到青岛做生意的韩国人特别多，尤其是青岛机场所在的流亭一带，到处都能看到用韩文标识的工厂或饭店。离国两年多，青岛的韩国人一定更多了吧！坐定以后，我心里急切地盼着赶紧起飞，我只想回到家中美美地睡上一大觉！

10:00，飞机正点起飞了。空姐说的汉语我完全听不懂，好在她还说一遍也不太懂英语，我才不至于糊涂。但我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听空姐在说什么了。我注视着窗外，飞机很快就从大片的楼厦和浓绿的山川上空掠过，进入了黄海的上空。我眯上眼，但还是睡不着。看一会儿飞机上放的录像，翻一阵子航空杂志，真是百无聊赖。好在空姐分发下入境卡，慢慢填着，打发着时间。

终于飞到中国大陆的上空了。从空中看到山东半岛的景色，城市、村庄、山峦、田野，总觉得杂七杂八的。我轻叹一口气：我已经离开澳洲了……

飞机降落的时候，很奇怪，我没有激动，甚至连“新的青岛机场真好”的

感慨也没有。我离开青岛时，新候机楼还刚刚开始施工。在我眼里，好像变化不变化都无所谓。

出关的时候，安检人员看了我的护照后问我：

“你第一次回国？”

“Yes！”我想都没想就用英文回答了一声。说完后，我才想起，这里已经是中国了。我回来了。

我真的回来了。我不是在海外学成归来的“海龟”，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带”——从海外什么文凭也没拿回来的待业青年。听说，这几年连爬上岸的“海龟”们也不吃香了，更不要说我这样的漂上来的“海带”了。尽管爸爸说我会回来会有前途的，但我很清楚，我的前途肯定好不到哪儿去。所以，我索性不去想了。

这是一个我没见过的全新的机场。我从传送带上取下行李，疲惫地往外走着。在接机的人群中，我一眼就看到了爸爸、妈妈和二大伯。

除了去年在澳洲与爸爸见过一面外，我足足有两年多没见过老妈了，第一眼只觉得她变老了。

妈看见我以后，眼圈儿红了，我上前拥抱她，她马上就哭了，直说我更瘦了，还说我留长发不好看。我有些难过，这是特意为回国花一笔钱做的新发型，竟得不到他们的认可。老爸甚至开玩笑说：“唉！怎么回来了个膘子？”“膘子”是青岛方言，意为傻瓜。

此时，我很惊讶自己，既没有感到欣慰，也没有感到悲伤，只是相当的平静。

步出机场，只觉得天灰蒙蒙的，空气中夹杂着汽油、汽车尾气以及一些说不上什么来的气味儿。呼吸道有些难受。数日后，我嗓子肿痛发起高烧。早就听说过，从明净的西方回到国内的留学生，往往要病上几天才能适应。

爸爸还是开着单位的那辆Jeep，而且，不变的是，他开车还是不系安全带，尽管已经上了青银高速公路。我习惯性地系好安全带，并劝他系上，他却笑我：没事儿，儿子，这是在国内。说实话，那一刻，我心里的不适应感更加重了一些。一路上，我只是简单地回答着父母的发问，却一句话也不愿意多说。

很快就到海边了。爸爸说，我们的新家就在浮山主峰下面靠海的地方。

这就是我的家乡么？我的心情开始开朗了一点。虽然空气质量和绿化无法跟澳大利亚相比，但干净的路面，宽敞的马路，美丽的海岸线和路边一幢一幢的住宅楼，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想不到青岛东部的风光这么美！

到家了，我的新家离海只有几百米。我走的时候，我们还在青岛老城区商业繁荣的地带住高层，我走了两个月后，爸妈就把那套房子卖了，在新开发的青岛东部的高档住宅区买了新房。爸爸去年夏天（那边可是冬天）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已经让我从摄像机里看过新家的模样，但那毕竟是图像。

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新家，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没有“啊！回家了！”、“终于回来了！”、“我的新生活就要在这里展开了！”之类的感慨，更多的，我只是像无关的人一样在想：这就是我的家吗？

我的家虽然宽敞、舒适，但是我的心，却强烈地惦念起远在澳大利亚那边的那个虽然不大但却属于自己的快乐空间。唉！再也见不到我那些朝夕相处的好朋友了……

我给妈妈买了一串澳洲项链，给爸爸带回一张袋鼠皮，这都是我临走之前在商店特意买的。尽管花的都是他们的钱，但他们还是很高兴的样子。

放下行李，我先洗了个澡，然后回到自己的屋里，马上就睡着了。

被妈叫醒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我尝到了两年多没有尝过的老妈的手艺。我已经好久没吃过亲人做的饭了，也很久不知道一些蔬菜的口味儿了。我老实地告诉父母，在国外，为了省钱，我和同住的朋友总是吃固定的几样蔬菜（如土豆、西红柿、西兰花），肉一般吃鸡肉，其他的，别说大鱼大肉，就连拌黄瓜这样的凉菜我也没吃过！

饭虽然非常好吃，但一家人边吃边说的家的感觉却变得很生疏。

保守的老爸一看到我的头发就直摇头，他还像我走之前一样，以不容我置辩的口吻，让我马上去把长发剪短。于是，回国的第一天下午，我在前天花了150澳元（900多元人民币）在一家香港人开的美发厅做的负离子烫，愣是被10元人民币剪掉了……说实话，我很不开心，但刚进门又不想惹家人生气，只好忍着了。

中国家长对子女的管教实在太多。

晚上，奶奶和大伯、二大伯、小叔三家人都来了。两年多没见的长辈们，都变得老一些了。奶奶快八十高寿了，虽说她的模样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但

还是显得苍老了；馨馨姐姐已经出嫁，成了我们这一代中第一个结婚的；菲菲姐已经考上了吉林工程学院，她未来的梦想是做个有硕士学位的优秀女设计师；妹妹潇潇也长高了一些，她快要考高中了，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脸上就少了她那个年龄应该有的轻松笑容。

两年多以前，一大家人送我出国的时候，也是欢聚一堂。满以为我会在国外上完大学并且留在那里。谁也想不到，只有26个月，我就回来了。那天晚上，鱼呀，肉呀，我吃得很多，他们问这问那，很想一下子弄明白我在国外是怎么生活的。我不愿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告诉他们，只捡了一些浮光掠影的说了说。

2004年6月7日，这就是我回国的第一天。